

戏台

文/齐永平

集镇是乡村的枢纽,勾连着乡间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平常的日子,悠闲的鸡在散步,无聊的狗在流浪,空气中飘散的是泥土和草木的味道,没有陌生人的闯入,墙角下几个老汉依旧重复着那些已经絮叨过无数遍的话题,像刮风一样信马由缰地变换着那些话题的主角。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今年和去年也没有什么两样。到了赶集的日子,四邻八乡刨土的庄户人有了一个舒腰展背的口实,借机来到集镇行走一趟,采买一些零碎的用品,见上一些熟悉的和陌生的面孔。

赶集不如过会。集是一天的买卖,会是三天的热闹。无论时势如何变迁,暖水镇传统的正月廿五填仓节是不能缺省的。这也是暖水镇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别的地方都是过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很多人甚至不知晓还有这么一个填仓节。至于暖水镇为何要把填仓节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来庆贺,已无从可考。

正月廿四起会这一天,四乡八邻的人流顺着大路小路从四面八方络绎赶来,平常清冷的街道上顿时热闹起来,街道人头攒动,摊点上叫卖声四起。

临近傍晚的时候,戏台上传来震天的锣鼓声。大戏开场前,总是要这么敲打一阵子,称为“叫戏”。

戏台在头道街的前街口,坐南朝北,台口正对着街道,如果有一双好眼力,戏台上唱戏,站在后街也能够看到。

戏班子大多数是山西河曲或者陕西府谷的人马,晋剧、秦腔荟

萃。叫戏的锣鼓声响过,人们陆陆续续地扶老携幼,带着板凳,围着皮袄大衣,在戏台前找个地方坐下。两个戏班子唱的是对台戏,谁家的观众多,谁家便占了上风,除了约定的价钱,另外还要给点赏钱。也因此,那伴奏的锣鼓敲打得格外起劲,演员在台上的表演格外卖力。

那些戏,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样子,演员们都穿些长袍马褂,脸上涂抹些黑的白的黄的红的各色油彩,刀枪棍棒比划着厮打一番,那纸片子做的大刀软饥八踢,那棍棒缠着些花花绿绿的纸条。我想,那刀砍在身上,那棍打在身上,充其量也就是挠痒痒一般。台下那些老婆儿、老汉们看得全神贯注,到了精彩处,还要叫好,与如今的追星族差不多一个模样。

戏场子里是人看戏,戏场子外是人看人。熟人朋友见面,相知故交重逢,三姑舅二姨,说一些日子情形、家长里短、大人娃娃、年景收成的话。更有年轻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游走着、推搡着、搭讪着,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各自在物色着自己的意中人。

一番热闹过后,戏台又归于寂静。

在我当年的眼里,那个戏台巍峨高大,台口宽阔,檐廊高耸,雕梁画栋,前后台之间的隔断叠云锦张,看上去相当地精致。两边的门洞砖拱券起,无门,演员左边出,右

边进,走过场井然有序。后台的侧面还有一个门洞,那是演员登台的后门,在十来岁我的眼里很高,不便攀爬。有一个梯子,立在门后,只是在有演戏的时候才放下,演员们可以踩着梯子上下。夏天,空阔的戏台里凉风嗖嗖,不爱睡午觉的街猴子常常一群一伙躲在那里做一些无聊的游戏。上戏台,要么搭了人梯,一个踩了一个的肩膀,要么抠着砖缝,像壁虎一样攀爬。

平常的日子,戏台就那样荒芜着。房梁上有胡燕窝,椽檩缝间,有麻雀窝,还有些野鸽子,栖落在山墙上的那个圆拱的砖洞里。鸟雀邻里和睦相处,出进,各自忙碌自己的营生。戏台的地面,青白的鸟粪斑斑驳驳杂乱地洒下,无人清理。后面的门框上,有一些刀刻的痕迹,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枝花一块”,“喊塌天一块五”之类的记载。

不久,那个戏台就被拆了,大约是在1966年的10月份。

拆戏台的那一天,一帮子年轻人像是打了鸡血,锹挖镐刨,不到半天功夫,戏台就变成一堆瓦砾。

据说,当年建戏台颇不容易,青砖、木料都是从口里采购,雇了二饼子牛车哩哩啦啦拉了半个多月。把头师傅是从河曲县请来的蔺木匠,建造工艺精湛,细部做工考究,雕梁画栋,石刻砖雕,在那个年代,无疑是暖水镇的标志性建筑。蔺木匠主持建造戏台后,就地留了下来。如果能够把它馈赠于我,我将用一根大绳捆起,背回暖水去,把它安放到原址上,暖水古镇,该不会顿时焕发出一些历史的光彩?

记得他的儿子蔺且儿。蔺且儿长什么模样也不记得,只记得他的那两只脚。那时候,粮站的粮库还没盖,院子里铺了石条,粮食麻袋一层层垛上去,再用苫布或者苇席包裹了,像一个个小山包。扛麻袋上垛,踩了一条厚木板,木板上钉了一些防滑的木条。别人走上去很吃力,摇摇晃晃只打颤,只有蔺且儿步态稳健,因为他有一双很夸张的八字脚。那一截斜的木板和他的那双脚,像一个定格的画面,那印记很多年都没有拂去。

后来,暖水镇要搞文艺演出没有场地,就在学校操场边上又搭建了个戏台,只是此戏台没有了老戏台的韵味,虽然在台口上也嵌了“暖水剧场”几个大字,但那剧场实在简陋的无法言说。

窃想,当初带头拆戏台的那厮怎么就仇恨到非要把一座好端端的建筑给毁了不成?如果他还在世间行走,不知会不会为当年的行为感到愧疚。

原来以为老戏台拆了,一段记忆也就无所依附了。没承想,在千里之外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居然见到了与家乡那个老戏台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仿佛是当年用一个模子脱出来的。每一次路过,总要去看一看。盘桓在那个老戏台,台上台下,里里外外仔细地端详,甚至连后台门框上刻下的字几乎都差不多,这就无端地生出些许亲切,复又有些许感慨:多伦淖尔人啊,在那个大破大拆的年代怎么就能够将老祖宗的这份家业保留了下来?如果能够把它馈赠于我,我将用一根大绳捆起,背回暖水去,把它安放到原址上,暖水古镇,该不会顿时焕发出一些历史的光彩?

思露花语

人生,弃恶扬善;生活,从善如流——如此,人皆向善而生,方可善行天下。

期盼,既有美好的期待,又有热切的盼望,其人生的种种期盼,只有在不懈的奋力追求和顽强拼搏中才会实现。

人生,不知惋惜方显幼稚,而不懂珍惜则更显愚稚;生命,没有抱憾方为可贵,而没有缺憾则更为珍贵。

正直不会随便低头,刚直不会轻易弯腰,忠直不会卑躬屈膝——人生如此,方可意气风发,血气方刚,豪气冲天。

真正的志者不是志大才疏,而是志存高远;真正的强者不是强人所难,而是自强不息。故只有真正志勇双全的人才会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一往无前。

人生,总有许多等待的时刻,但更多的时候是,等决不能坐等,否则会坐失良机,甚至坐以待毙。

“忍”是一种耐力,“耐”是一种受力,“忍”和“耐”一经结合后立即成为人性品格中一种恪守的定力。

羡慕怡情,嫉妒伤情,恨则绝情。既然如此,情归何处,觉者自觉,悟者自悟。

做事,锋芒毕露,是一种冒失,故必遭损;做人,韬光养晦,是一种智慧,故必受益。

好人做好事,习以为常,其自然尽心竭力;坏人做好事,一反常态,其必然别有用心。

对君子,可以畅所欲言;对小人,最好沉默寡言——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其微妙之处正在于此,亦恰在于此。

气不是轻易生的,火更不是随易发的。故只有那些能自控的人,才是精明;而对于那些能知止的人,更是高明。文/巴特尔

◎书单

《倒卷皮》

《倒卷皮》

作者:桑格格

出版: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

夏风,在窗外摇动着光亮一面的树叶,女子看到了,问夏天的风:“你有什么话/要说得这么密集/干脆坐下来/我认真听听”,这是作家桑格格的诗,收入其诗集《倒卷皮》,是其将最近五年的诗歌创作潜心梳理,精选充满灵气、凝练的作品,汇编成的诗集。既是对以往桑格格创作风格的延续,同时也是桑格格回归文字本真,最单纯的内心表达,以诗人之心写诗。在《倒卷皮》中,一首诗就是一个小故事,语言既干净又生动,叙述上则又偏离一般抒情诗的写法,更接近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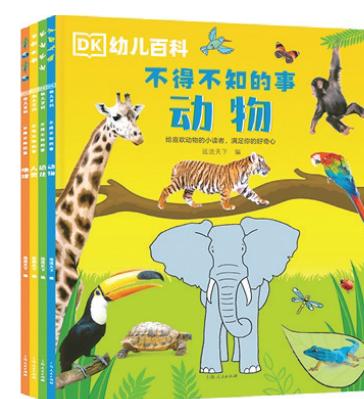
桑格格,成都人,诗人、作家,现居杭州。曾出版自传体小说《小时候》,中短篇集《黑花黄》《不留心,看不见》。正如诗人何小竹所说,“这部诗集可与《小时候》媲美。读《小时候》,就觉得它是没分行的诗,语言既干净又生动,故事结构偏离常规小说的写法,一个个跳跃的片段,形式上更接近诗。这部诗集中的诗歌,是当今难得一见的纯粹之诗,简直就像仙女写的。不仅延续了《小时候》的天真与幽默,也有了《小时候》没有的一些新的东西”。



编著:远流天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像剥洋葱一样层层揭开神奇万物,让孩子在探索中,感知地球和生命的存在,DK幼儿百科“不得不做的事”系列图书全套涵盖地球、人类、动物、恐龙四大领域,精选小孩不得不做的科学知识,逻辑清晰,妙趣横生,带领小读者见识地球的神奇,探究恐龙的神秘,了解人类的伟大发现,发现动物的可爱之处。



孩子对于身边的万事万物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关于人类自身,关于恐龙及各种动物,关于地球,等等,在这套书中都有着从儿童视角出发的解读和阐释,并引导孩子进行“小小博物学家,探索不得不做的事”。当活动来到西安时,资深观鸟人杜清华说:人来源于自然,天生对大自然的一切充满好奇心,特别是儿童。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对身边的花草鱼虫产生兴趣,这就有了自然教育的基础。大自然那么奇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花开花谢,草木枯荣,这其中蕴含着无穷的奥秘。适当的引导,对儿童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以及总结能力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陪伴孩子阅读时,最重要的是感受那种奇妙的感觉。激发孩子求知的欲望,远比给他们一堆消化不了的知识更重要。